

●张佳玮

作家

主角。漫长历史的古老骄傲，总在不经意的幽默中展示。《杀死比尔》里那被扭曲了形象的白眉，《功夫熊猫》中的浣熊与乌龟，《唐山大兄》中的李小龙、以及那在各种家具、游廊、楼层、直升机之间飞檐走壁的成龙……这是中国人理想中的自己：用中国人的方式——古老智慧、技艺、幽默感、历史一来击败美国人，展现中国式的英雄主义。

所以，需要有刘翔，有周杰伦，有朗朗；会对周润发是否演了反华的戏份、章子怡是否演了日本人而不满。所以，《梅兰芳》电影中最紧要的一个地方，是黎明和孙红雷在美国为了演出而决裂。“美国……梅兰芳不能输”。

这是一个悠远漫长的中国梦：自李小龙到姚明，一个国家尚未能拔地而起君临世界之上，于是总需要那么一两个身影，高悬在彼岸的上空。

●韦非

作家

卖官的东北，也不是常见的。

所谓侠以武犯禁，那只针对它人，国人不喜欢决斗，偏爱看别人犯禁。古龙小说陆小凤传奇里，有场西门吹雪和叶孤城的决斗，约在月圆之夜紫禁之颠，很多人不惜千金，买条腰带进皇宫看打架，两大剑客和两只斗蟋、两只斗鸡或者两头牛斗，看客们眼中全是娱乐工具，所有是非观由筹码决定，赌本押在哪边，正义就栖身在哪边厢。彭北京，李院长，包括网络上摇旗呐喊诸多人等，其实也在骰中，别妄想公义，我们这些人，都能创造阳谋这么无耻的词，还能谈什么公器啊，拿上小马扎，抢在前排看热闹吧。

●汤军

作家

可见，传神与写意正可结合在一起。传神与写意，一个从客观山水而起，止于心灵。一个自心中而生，止于水墨。因而传神是为了写意，写意又可以传神。

但中国画的批评家与评论者并不能进行这样的画理分析，只会作形容词的堆砌，以空洞的话语来描摹作品的格调，以车轱辘话来充填无价值的背书。对中国画的评论正像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评论一样，没有将艺术当成一个新世界来探讨、深究其中的结构、义理，而只是把它当作现实世界的挂件而已。

宅男主义

中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

美国。世界对它又恨又爱，一如世界篮球对NBA的态度：他们也许粗蛮不文而且惟利是图，但的确奔放华丽又撩人情怀；他们似乎四肢发达缺乏优雅，但又迅疾热情简单直接。老年人常思过往，年少者继续开来。这里是一片梦想之地，一片纸醉金迷。至少它给你这样一种梦境：这里可以使不可能成为可能。

中国人民对彼岸保如此的态度：仇视其短浅历史，艳羨其宏丽浮华。但一如俄罗斯人鄙视巴黎的浮华，却也承认巴黎的繁盛一样，中国人有着一个极其辽远的梦。在这片土地上饱受创痛的人们，或多或少，都会对自由女神像脚下拉扎罗斯的诗歌心有所感：

“送给我吧，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；

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；

把那些无家可归的、饱

经风霜的人们一起送给我。

我站在金门口，高举自由的灯火！”

或者是由于这片土地的人业已接受了这样的过往——历史这样教育我们：公元7世纪至15世纪，中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伟大帝国；19世纪至20世纪，经历了众所周知的劫难，而如今代替当年中国地位的，便是美国，但这彼岸之国，抱持的却是另一种精神——于是不免使人又慕又恨。李小龙在电影中踢碎“东亚病夫”的招牌，足以满足此岸人民的热望：文艺复兴，而后盛唐重临——这些似乎还远？那么，至少有这么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去征服美国，征服世界之巅，征服那豪富、骄横、不可一世的天堂帝国，而且以中国人的方式——这意味着中国精神的伟大。

所以，李小龙、成龙、李安、谭盾：他们的名字，很容易就因为美国而光芒四射。

达人织网

中国式的决斗文化

随着彭北京在网络上发表宣言，决斗这一国人从未染指的仪式，终于成为现实中事。彭北京找的决斗对象，是郴州市中院的院长，但院长不会理他，即使在欧洲，决斗也只发生在贵族间，身为庶民的彭北京，因为下意识的惯性，以为国家干部就是贵族，即使他判断正确，也犯了不对称原理，培根在400年前就已说了，一旦决斗从阶层的梯子上下降它就会消失，一旦理发师、屠夫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也使用决斗，贵族就会鄙视决斗。

决斗需要传统，在欧洲或者美国，逃避决斗的屈辱，会比死亡更可怕，故而有人说道，如果我们是真的勇敢，我们就不会

接受挑战；但我们都是懦夫。1804年，美国副总统艾伦·伯尔和财政部长的汉弥尔顿进行了决斗，200年后《纽约客》杂志评论道，200多年前，汉密尔顿不能不答应跟伯尔决斗。如果不答应，伯尔就会在报纸上公开汉密尔顿的拒绝书，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就会被断送。同样的事件，在中国则可能被称颂，用成语来表达便是忍辱负重，拿韩信举例，就可判知国人的荣辱观，年轻时代的韩信，为逃避决斗，可以钻地痞的裤裆，而当上淮阴侯后，却耻与樊哙等人并列，最后被刘邦优伶联手给做掉了。

国人的传统是群殴，现在网络风行的人肉搜索，便是个群殴范例，如果群殴不

细节中国

中国式的传神与写意

在中国山水画的构图里，有山、有路、有从山中流出的泉溪。山间有村落，还有到这村落去的小桥。路一定是曲折而迂回，中间有断开，感觉有点儿神秘。村落经常被遮掩遮掩，好像很含蓄。小河一定能找到它的源头，也要表现它的水流。还有云、有瀑布，都是因水而生。因而，中国山水画就是一种叙事性的全景山水。

相信正是徐霞客发现的黄山，给了中国山水画一针强心剂。这样的鬼斧神工，正与中国山水画彼此照应。在山水画里，作为工具

的水墨正可发挥它最为正道的功能，以水写水水自成啊。

但在画家看来，所谓山水并非纯客观的山水，而是照进他心中的山水。因而中国山水画并未以状物为目的，而是要达到传神写意的妙旨。

所谓“神”，即山水景物的灵魂、精神。刚才说了，山水只是画家心中的山水。所传的“神”，也就是以心中山水覆到客观山水之上而生出的。以形传神，就是画山出山之灵、景之精，而不为其形所累。因而画中所表现的山水，绝非哪一山哪一水的

文青比酷

●流马

作家

中国式的形而上学

我的书房是个座北朝南的长方形。南北长，东西窄。门开在西墙的北端(也就是朝西开)；南面则是阳台(阳台与书房由推拉门间隔)。书房里还摆了一张床，以前，摆放格局是床头靠东北角摆放，正冲着门，而书房门和洗手间门相对，气息相通，这已经是大忌，是大伏笔。在床尾，向东墙摆放的是电脑桌。而书架则在电脑桌的对面，也就是顺着西墙摆放。这样以来，在房子的中间地带，就毫无阻碍地闪出了一条从客厅通向阳台的通衢大道。书房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房间，变成一个过渡性的东西，好像古建筑中的抄手游廊；从私人空间变成了公共空间。而且当我面对电脑写作的时候，是背对着书架，取用一些书时需要从座位上站起，越过中间空地，到达书架取书；这不但十分不便，而且明显形成了与书“背道而驰”的暗喻。这样写下去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果然，报应立刻就来了。搬家一年多，在这间屋子里，这样的家居摆放所形成的风水中，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东西。

就在上周，我做出改变家具方位的决定。让床和书架换个位置。书架靠北墙，电脑桌紧挨书架靠在东墙；而床头靠西墙，东西向摆放。这样就把长方形的书房用床的横断分割成两个方形区域；尤其在床和书架之间，行成一个奇妙的对称空间，无论是坐在电脑前面，还是躺在床上，都令人神清气爽。床的另一个作用是割断了原来从客厅通向阳台的通衢大道；再有人想从客厅去阳台，经过床的时候，必要小心翼翼，因为在床尾和东墙之间，只有一个狭窄的小过道。不过，我一般是不走那个小过道的，通常都是从床上翻滚过去。这样一弄，风水效果立刻显现了。拖了多半年没写完的小说立刻有了一个很棒的结尾。

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通过仔细研究和实践总结，认识到书房是一个讲究相对封闭的空间，这个空间要求能“存留”住一种东西，而不是敞开式的，穿堂风一样的“流散”。我以前的家具摆放正好形成了一种毫无阻碍的“流散”的风水形态，因此在心理上就始终有没有一种稳定和平心静气的感觉，感觉到一种在流散中失去根基的焦虑。现在的摆放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床对于长方形居室的横断，实在是一种很好的阻隔效应，立刻使那种“流散”的感觉消失，“存留”的效应显现出来。正方形比之长方形，能给人以稳定感和封闭式的安全感。写作也许需要这种感觉。

不足的是，现在是电脑桌代替了床冲着房门。如果我在电脑前写作，必定是背对着门。而门，还是给人以不安全的感觉。你坐在电脑前，往往会感到如芒在背，不得不看一下门到底关严没有；如果门是敞开的，就会心绪不宁。但即使门关的死死的，还是会担心有神秘人悄无声息地站在你身后，看你打在电脑上的每一个字符。如果是深夜，突然回头，往往毛骨悚然。不过，这对写作而言，不能算坏处；它也许是一种更好的刺激。有绝对安全感的写作总是不太有吸引力。

不过这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现在我搬来北京，书房就是十点半之后的客厅。这个书房够大了，在风水上呢，也好的很，正南正北。夜深人静，只有电脑显示屏幽幽地亮着，一从电脑前抬起头，就能看到阳台玻璃上模模糊糊映出一张人脸，白兮兮的，鬼一样注视着你，迫使你不得不赶紧低下头，继续敲。